



知識·理性·開放·生活·信念·知識·理性·開放·生活·信念·知識·理性·開放·生活·信念·知識·理性·開放·生活·信念

文明真的在「進步」嗎？

——消費社會檢視之一

霍韜晦

人類文明的發展真是十分奇怪：當我們的知識愈多、技術愈強、生產力愈高、市場的供應愈盛、人民的購買力愈增、社會表面愈繁榮，但反而更缺乏安全感，對前景充滿憂慮。世界變動太快，而且似乎沒有規律：你有錢又怎麼樣？有權力又怎麼樣？有身份又怎麼樣？有榮譽又怎麼樣？不知道甚麼時候風暴到來，過去是政治的，現在是經濟的，一夜之間，可以面目全非。香港的破產個案，近年大幅飆升，雖未危及前數名首富，但許多名人的浮沉起伏，已足令人慨嘆。往日的中產階級，已大半變為負資產，正在生存線上掙扎；不過比起國內，仍算幸運。遠的不說，二十年來利用開放改革的政策空隙而冒起來的巨富和黨政幹部，不知幾多今天已身陷囹圄或已被處決，如周正毅、楊斌之流。富貴如夢，人生亦如夢。這是無常，還是公正？有待歷史裁決。不過，我所關注的，倒不是人生際遇問題、命運問題，而是現代社會，號稱文明、進步，為甚麼有那麼多問題？比起古代，毫無寸進，既不見得安穩、幸福，反而更徬徨、更孤獨、更無助、更恐懼。你只要走進民居，大街小巷，家家重門深鎖，防衛森嚴，大家都害怕陌生者。但陌生者不是訪客，而是日日視若無睹的鄰居；你必須善自守護，因為發生事無人救援。當你看到這一切，你就知道人們的內心多麼缺乏安全。現代文明究竟塑造了一個怎樣的社會？難道不值得深思嗎？

搶劫、強姦、吸毒、詐騙等種種犯案數字固然直線上升，政府不斷增建監獄和不斷增加公共開支仍然不敷應用，與此相聯繫的是警察、後勤支援人員、律師、社工也不斷增加，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永遠追趕不上。不但製造出緊張，而且愈來愈走向分裂；分裂再分裂，最後道與魔的界線亦逐漸模糊。

社工、傳媒、議員、政黨，都大聲疾呼政府要增加資源，增加撥款，但款從何來？還不是市民稅收？當市面繁榮，問題尚未浮現；一旦經濟衰退，立即捉襟見肘，問題只有不了了之，任其惡化。目前香港似乎就是如此。

這是經濟問題嗎？許多人認為只要香港經濟復甦，上述問題即能解決。這是痴人說夢。香港問題其實是世界問題的縮影：世界文明的步伐沿著消費社會而趨，便總會走到這一步。消費社會是商業社會的支柱，消費者是商業社會的救星，從商業角度，必然提

高消費者的地位，必然禮讚消費的行動和價值，所以必定以顧客為本，重視消費者的口味，為他們提供更多的選擇。所以自由經濟，其實是競相吸引顧客消費；市場價值，一定是以吸引顧客最多者勝；在經濟學上，這就是市場佔有率的問題。為了贏得市場佔有率，就要千方百計降低生產成本，包括以技術取代人力，轉移生產基地到工資更低廉地區，另一方面就是研究消費者心裡，竭力予以迎合，至於此一心理正當與否、健康與否，在商業立場完全不在考慮之列。

表面上，這是為了贏取市場佔有率而作的獲利之戰，其實是死亡之戰。大家為了生產更多、更快、更好、更廉宜的產品，表面看是消費者得益，其實是殘酷的淘汰，贏者愈贏、輸者愈多，當競爭到一定尖銳程度，市場屍橫遍野的時候，政府只能以反壟斷法來降溫，但這有用嗎？不但在法律上引起無窮爭拗，更重要的是無補於大局的萎縮。如眾所周知，近年的經濟衰退根本就是生產過剩引起，也可以說是惡性競爭引起。失敗者如何自處？破產者如何存活？依賴政府嗎？依賴公共援助嗎？還不是惡性循環？

這是誰的過錯？政府（其實是納稅人）為甚麼要承擔自由市場的風險？乃至為競爭勝利者贖罪？自由市場講究公平，這是甚麼樣的公平？

由此可見政府的政策太短視，根本不明白消費文化的本質，以為一味鼓勵消費，就是繁榮，繁榮就甚麼都好，卻不知道消費文化所製造出來的許多問題，絕非經濟所能解決。

你可以說：為了經濟繁榮，我們不能不付代價，即以治安差、品味低、人與人之間喪失信任、社會整體質素下降為代價，無可奈何。但值得嗎？人類幾千年的文明，原來只是為了達到一個低質素的社會，只為了滿足本能而生活，這太諷刺了，也太悲哀了！

社會上有識之士是有的，他們也曾大聲疾呼要提高人的質素、社會的質素，但空喊口號有甚麼用？在消費文化的大潮下，連政府機關，包括醫管局、教育統籌局，自身也採取商業的管理方法，視病人、學生為消費者，如此顛倒，這個社會還有甚麼希望呢？

現代文明盜竊了「進步」之名，其虛假一如消費社會的廣告，將來受害的還不是消費者自己？

人要清醒了，在這文明「進步」的時候。

法住經會

重開·開講

原始佛教根本經典

「法住經會」將於本年十月重開，開講「原始佛教根本經典」，從佛教之根本思想入手，撥開時人迷霧，對掌握佛教之終極精神及以後各大宗派之發展極之重要。關心生命、有志學佛，對佛教思想有興趣者，萬勿錯過入道良機。

講者：黎綺華博士、袁尚華博士

日期：2003年10月12日起
逢星期日舉行

時間：上午10時至12時

地點：佛教法住學會
(九龍觀塘興業街20號聯合興業大廈12樓)

費用：全免

法住文化書院

秋季課程，現已接受報名

佛學

中國禪門人物 (▲)

如實觀的哲學 (▲) · 佛學與人生 (▲)

佛學導論 (▲) · 大乘佛學要義 (▲)

自在禪——現代人的禪 (★) · 佛教經論選講 (★)

人文學

《論語》性情學 (★) · 當代新儒學 (★)

《老子》天地學 (▲)

人生的平台——專業之外 (▲)

《易經》領袖學 (▲) · 唐君毅哲學研究 (▲)

性情開發——情緒管理 (▲)

中國人的中國史 (▲)

中國家庭教育的智慧 (▲)

唐(君毅)學研究(一)：「唐學」入門 (▲)

思考方法與潮流文化批判 (▲)

西方近代思潮 (▲)

尚有藝術、人生品養課程不能盡錄，請寄\$5回郵信封索取二〇〇三年秋季課程手冊，或歡迎親臨本院查詢。

▲地點：上環干諾道中130-136號誠信大廈二樓(地鐵C出口)
電話：27609898

★地點：九龍觀塘興業街20號聯合興業大廈12樓
電話：27608878



說無明（一）

龔啟源

「所謂無明（Avidya）、煩惱，如果從現象的層面上說，指的就正是我們生命中的一股不可理解的、跳動不安的、未經馴化的原始力量。」（霍會長，〈略論西方文化精神的趣向與佛教的智慧〉，《絕對與圓融》，頁79。東大圖書公司，一九九四年，第三版）

佛教說無明本空，只是人一念之執，它並非一真實的存有。但妄念自無始以來的累積滾存，已形成一現實的力量。所以對於陷溺在現實中的凡夫眾生，尤其是精神壓力特別沉重的現代人來說，內心的無明煩惱是揮之不去的一股實實在在的負面力量。因此，我們若要對佛教對治人內心無明、消解煩惱的智慧，有所體會領受的話，就必須對無明不斷有深刻的感受和反省，明白到它在我們現實的生命中盤踞極深，它可以通過不同的相狀出現，真的有如神話中的心魔似的。

這股不可理解的跳動不安的、未經馴化的原始力量，正是西方心理學所講的無意識的本能欲望、心理欲望的世界，它是一片渾沌漆黑，沒有道理的照察。不要以為我們身處文明的社會就距離這原始的力量很遠，也不要以為教育普及了，人跟道理會貼近一點。相反，正是現代的物質文明的高度發達，人的生命越是投進現實世界、越是追逐外在的價值，他對內心這原始的力量的調服與控制越是無辦法，也更感受外境的牽引。我們要看清楚自己內心的無明，就要對充斥在日常生活中的盲目的活動，要有反省和感受：

為甚麼喜愛的東西，乃至不知是否喜愛的東西，我們會想擁有？

為甚麼明明擁有了，轉頭又想轉換新的款式？

為甚麼這追求沒完沒了？

你說這有甚麼問題呢？我們就是生活在一個消費主義的社會，經濟學者還說，沒有這股欲望，我們的市場經濟怎發展？但有沒有想過，在不斷的追求擁有時，我們的貪欲也在無限地膨脹呢？當你在「盡享購物樂趣」之後，面對一大堆你穿不完的衣服，還有透支的簽賬戶口時，你可曾為自己的盲目衝動而懊惱？

為甚麼我們會為小事怒目相視、惡言相向、乃至更甚？

為甚麼我們的情緒總是發在本來應該愛惜的人身上？為甚麼人會有情緒，及至有焦慮、抑鬱、緊張等等？

你說人有一點情緒不是很正常的麼？發作過了不也就沒事了嗎？何必慙著要自己辛苦？但有沒有想過，有甚麼比任由情緒吞噬自己更辛苦？當你失去自制，忘記道理，把自己關封在侷促的自我感覺中，過後又懊悔不已，不知如何面對自己的失控的時候，你不是很難受嗎？

為甚麼我們總是想贏，但無論結果是贏還是輸，我們的內心都被扭曲了？我們只知求勝心切，一往無前。但從沒停下來看清自己往何處走，是甚麼在推動著自己，弄得自己這樣疲累？

為甚麼我們明明知道道理，但卻不能立即依道理而行？那些拉扯、無力、逃避、虛假、懷疑、自以為是，從何而來？即使明明是很知道問題所在，但也無可奈何。

為甚麼人總是從自己立場出發？

為甚麼人要保護自己、掩飾自己、封閉自己、乃至一切道理，結果也只會被利用作為藉口？為了只是苦苦支撐一個虛假不實自我，那種內心的扭曲、不安與侷促，想想不是很可憐麼？

為甚麼「我想」，結果成為做一切事情的原因？

有沒有想過，這個我可能只不過是「自我」罷了，代表著一個狹小、封閉在自我的框框裡的世界。而一切的貪、瞋、癡、慢、疑、惡見都從這個自我出來。事實上，問題可以一直問下去，原來「無明」滲透在我們生活中，唯有深刻的感受，我們才會在鍛煉、戒懼、學習和成長的路上（也就是修行的路上）永遠保持警惕，永遠保持虛心。亦是因為人內心的無明甚深，化解不易，故成長的路亦是一漫長艱辛的歷程，必須發大願，立大志，堅持不放棄，才能望有寸進。



歷史的嘲諷

人類歷史十分嘲諷：在經過數千年的奮鬥之後，能夠得到了許多知識，發明了許多技術，剝削了大量資源，創造了大量財富，難道為的就是證明自己比別人成功嗎？因此我們可以有更好的享受嗎？

生命的存在意義不明，只有造成扭曲、動盪、掙扎、放任。在這二十世紀之末，只要我們回顧歷史，我們就知道社會風氣每況愈下。我們縱有財富、縱有技術，但人更不安全、更痛苦、更徬徨。

但是，儘管紅燈已亮，許多人仍然未悟，照樣前行。他們以為這一條路可以通向幸福，卻不知道這是向死亡進軍。

（霍會長文：原刊《法燈》202期，一九九九年四月）

按：人類文明的歷史經過了幾千年的行程，正在越走越狹，向單極化發展；被稱得上有價值的東西很快便會只剩下最簡單、最現實的層次：知識的科技主義、市場財富的掠奪主義、感覺享受的快樂主義……，到這時候，人類的精神生命將會完全萎縮。原來文明越「進步」，人性越膚淺、人的生活越回復他（牠？）的動物本能。「人」在進步嗎？抑或正在把自己動物化，把自己投入一個洪荒世界中再一起撕殺？

歷史在嘲諷，為甚麼你會無知無覺？

一個方法論的討論

——馮契與邏輯辯證法（二）

李錦招

實踐的方法

馮契提出的廣義認識論，以邏輯辯證法為骨幹，是他化理論為方法的落實，但他提出的邏輯辯證法，是以實踐為內核的。他對實踐的重視，基本上是承繼了馬克思主義者對實踐活動的作用的推崇。馬克思主義中的認識論，本質上是一種反映論，認為知識是對客觀真理的反映，是與客觀實際相符合，不隨人的主觀需要而轉變，而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便是實踐。馬克思曾說：「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並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他所說的實踐，是指社會實踐；實踐是人們有目的地改造客觀世界的物質活動，在社會中的實踐是指生產實踐，與及由所生產實踐為基礎而建立的變革社會關係的活動、政治活動。科學實驗也是從生產實踐分化出來的一種相對獨立的實踐。

在馮氏的廣義認識論之中，實踐不只是一廣義的社會活動的指述，而是被界定為認識活動中的必要過程。沿著金岳霖的思路，馮契認為人與客觀世界的交往中，人由參與勞動而獲得感性經驗，經過主體的「覺」把感性資料組織成概念，再用來規範行動，指導實踐。認識便是一個不斷參與實踐活動、不斷修改概念的無盡過程。由於概念的組織與引申必須運用邏輯思維，故此邏輯與實踐是相結合的。

實踐的操作原則

馮氏提出了實踐的操作原則分為五個環節：

1. 觀察的客觀性，指出必須由客觀實踐出發；
2. 分析和綜合的結合，這是概念的運用，是辯證法的核心；
3. 歸納、演繹和類比；
4. 邏輯的方法和歷史的方法，這是結合思維與現實；
5. 假設和證明，理論和實踐的統一。

馮氏的理論，是對傳統馬克思理論作了邏輯化的補充，使這一理論更具確實的形式與確定的內容。

對實踐理論的重視，事實上是西方哲學的發展對自身偏向純理論思維的批判，也是面對經驗論者提出人的經驗世界與客觀世界二分的問題而產生的回應。儘管在落實層面上傾向於社會改革與經濟層次的推動，但在本質上與中國傳統文化中著重踐履的學問建立了一個共通點。對實踐活動的內容的探討，當代哲學家還未作出精細與具體的研究。實踐活動作為認識論的一環可成就知識，但同時亦可成就人的德性的增長，這一點在唯物主義者馮契那裡也是肯定的，只是他對德性與人的本質與傳統文化有著深刻的差異，這一點差異正是東西文化本質上的分別，是必須通過詳細深入的分析與比較才能彰顯明白的。



試釋朱熹的「格物致知」(下)

陳健恩 (法住文化書院研究生)

4 · 格物之理已全在吾心

格物者，例如格一小兔子，若只知其形而下的事實，如大小、顏色、生態習性、機能等以知其所以然，則心向外不斷分析，無窮盡而不能折返，這無疑是知性的「歧出」，故朱子認為此心乃物蔽而不見理。或有人見此一兔子之反應迅速、動靜自若，乃是因為它有一對大耳朵，並因此而自覺到，自己要能即事應物而如理恰當，就要如兔子之有一大耳朵般，反省到自己的心靈必要開放之道理。此心之應開放之理，不從這外在的兔子觀察得到，而是從觀察外物始，後覺心中有此當然之理的顯然。此理不從外物的分析而獲得，而由內在心中已存之理之昭顯而自得。乃至見兔子而見兔子之機靈、活潑，由此發現生命之無限生機，如天地之生生不易，即於此再悟入一層，則人為天然之靈，何能下於兔子？此是形而上的，較現象世界高一層次的內在反省，亦可一層深於一層。朱子云：「理有未明，則見物而不見理；理無不盡，則見理而不見物。不見理，故心為物蔽，知有不極；不見物，故知無所蔽，而心得其全。」（《朱子大全續集》卷10〈答李孝述〉）又曰：「此心本來虛靈，萬理具備。……今人多是氣質偏了，又為物欲所蔽，故昏而不能盡知。」（《語類》卷60〈賀孫錄〉）所以朱子的格物，是求諸外而明諸內的工夫。所謂「上有原頭，下有歸著。……只在自己身上看，許多道理，盡是自家固有。」（《語類》卷114〈訓賀孫〉）

此中注意的，對外物格而自覺的理，不是從物之中外加於自身心內的。例如不是見天之剛健而自覺須效法天之剛健。而是要反省到此天之剛健之理已存於吾心，只是透過外在之物而自覺地使此心中之理昭顯出來，領悟自身的生命本來就是剛健不息，而生起一動力，踐行此理於生命之中。

五、實然之理與當然之理之互相引發與增益

朱子明言，一切形而下之實然之理與形而上的當然之理，是不可能截然二分的。如人見父母而生孝心是必然事實，不見父母而只見草木，又如何能對草木生起孝心。所以父母不在前，孝之心、孝之理則不可顯。但是，這又不可說此理在父母來，因孝不從父母而來，而是發自吾心之中。所以實然之理，是能引發當然之理，而使之於吾心中顯現。

因此實然之理，是不應與當然之理截然二分而觀。反而對實然之理知之愈深愈廣，則「當然之理之顯，亦更有所增益。如人對父母有孝之心，然再增益實然之理之父母亦有其父母，而更再生展。此便能引發吾心之對當前父母之孝，上推至歷代祖宗，而對歷代祖宗盡孝之心、孝之理，也相依並展。

由此而見，格物與讀書之事，必與德性修養的工夫有關，但其關鍵，在於格物與讀書當中，能否不滯於聞見之知，從而提升到

應然之知。如朱子謂格外面之物，只佔三、四分，不能過半；格內面之物，當佔五、六分，必需過半。而格物致知之後，必隨以正心修身，以致家國天下之治。即從內聖修養與外王實踐之學相依並進。由實然之知始，以應然之知與行終，又豈不屬德性修養之事乎？

然依陸王之見，言德性工夫與聞見之知，不必相連，如愚夫愚婦與聖賢之真同處，而不必求多知多能。此言雖是，但為學時先存此念而抗拒求多知多能時，則以朱子的工夫論而觀，此仍自限其理之顯然處，亦即是其德性修養所限的地方。其次若自安於此不求多學之念，單純看此念頭，已於德性修養上有障礙。而更為根本的原因，若因此聞見之知可會導致所謂「支離」而不多學，這只不



學習是體會天地之理

過是一計較利害得失的心而矣。因為支離與否不在多學，而在如上文所述，在格物之目標以為定。所以人不應在為學之先，自設障礙而自限其德性修養。

若人要多知多學，始終亦須得一範圍的指引，否則便易於氾濫無歸。依唐君毅先生所見，分以下四點以應此所疑。其一，就是不當有此問題。問此問題就是一計較利害的心所起，為學之時不純粹，就不能專注，而對心之理的昭顯亦會造成障礙。其二，就是不能答。朱子嘗言「東邊見不得，西邊須見得」，又「四邊一齊合起，工夫無些罅漏。」（《語類》卷121），更言「于這物上窮得一分之理，即我之知亦知得一分；于物之理窮得二分，即我之知亦知得二分；窮理愈多，則我之知愈廣，……」（《語類》卷18〈問錄〉）因此在所格之範圍，在此而言，是不能限制的。其三，就真有一合適特定範圍，當人真能不斷努力上進，一切理會過，但人求上進之機是沒有止息的，人必超越所當格之物而再求多學上進。由此觀之，此範圍乃時在擴充之中。就算依朱子的理氣觀，理只會應然生氣而成物，而不是必然生氣而成物。因此，天地萬物乃不斷生成變化中，又豈能全然概括？如朱子所謂：「道無所不在，無窮無盡，聖人亦做不盡，天地亦做不盡。」（《語類》卷63〈錄錄〉）其四，格物須無有限，但始終須有一起點與方便。這樣可循朱子言格物之語，先別其輕重緩急，定下此刻

當下格物致知之功之範圍。如先格自身之性情，乃致人倫、鬼神，最後才是鳥獸草木之類等。此回答目的在於給一個起點而矣，而並非說把所有事情先分類，先格好一類而後再格另外一類。若此，則又犯下計較利害的毛病了。

六、格物之緩急

朱子言物物皆有其當格之理，少格一物便可能少知一理，實際「多少」不是數量，而是程度上的分別。他說：「天下書無不是合讀的，無事不是合做的。若一個書不讀，這裡便缺少此書一理；一件事不做，這裡便缺少此事一理。大而天地陰陽，細而昆蟲草木，皆當理會。不理會，這裡便缺少其物之理。」此段朱子勉勵學者讀盡一切書，格盡一切物。但在另一方面，朱子又言人應就其輕重緩急之別、人所當務者，而定格物之序。前言是無所限，後者是有其限，此矛盾又如何解決呢？

依朱子之見，此須超越個人之學習工夫而向整體人民而觀。則人人必依其個人的緩急先後而定其物所當格之序，而人人所格之事，所讀的書須不同，然皆無礙於各自盡其心知之事，以通向理之一貫，向成聖成賢為目標。從整體人民而觀，某一事理之不格，亦希望別人可格，以成就其實然之理與應然之理之全。所以依朱子「學者異業而同道」的思想，亦未嘗不可發展成現今的分科專門之學的研究。而朱子所重視的，是要提醒人雖「異業」，但亦要「同道」。只有異業，則只流於對聞見之知的專精，而互相矜尚，心向於外，而忘卻自身生命的成長。此所專精者，實心志尚小，而流於前人儒者之謂小人也。所以我們要不忘「同道」，同道者同於其志，其志在成聖成賢，志不只在個人，還能承擔家國天下，而此才謂有理想，才可說是大人之學。

七、小結

通過格物是反省、體會心內之理，由外面的實然之理之知，昭顯我們內心對應然之理之知。致知則是通達，即能容納一切，見到一切事物的之所以存在於宇宙內的價值。我們要即物，便要主敬，要有誠意，用心去領會，體會這個形而上之理。要如此通全理，才能在世間上定對錯，辨是非。因此格物致知能開拓人類的心靈，一切的事物，對我們生命也有所啟發。我們要善於格物，格不了物，便容易陷溺於形而下的現實世界而沉淪。所以人會說世界對他有壓力，對他不公平，人在此便不能自在。格物就是要我們由現實層次提升到精神層次，格物就是修養，一切的修養就是為人類建造更大的精神空間，那麼人世間就沒有那麼苦。其實天地萬物，鳥獸花草，人倫日用，一切都是學習的對象，一切都是成長的資源。能認識這點，才見中國學問的精髓所在。（全文完）



《論語》中「學」之初探（中）

羅冠聰

（法住文化書院研究生）

「學」的不同層面

歸納以上關於「學」的幾方面的內容，再參以《論語》的其他條目，進一步以分析《論語》中關於「學」的幾個不同層面如下：

一：「學」的形式

在形式上，「學」包括「問」的過程。「子張學干祿。」（為政）在這裡「學」是「問」的意思。孔子亦曾稱贊孔文子「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公冶長）。事實上，在《論語》，孔子學生的求學過程中問與答佔很重要的份量，例如在《論語》中、樊遲、仲弓、顏淵、司馬牛、子張……都曾向孔子「問仁」，而孔子都就每個人的性情、份位、生命境界予以啟發性的答案。

此外，在時間、空間的層面跟隨老師學習，亦是「學」的現象，如：「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子罕）這裡的「學」字，就是指時空上、形式上一同學習。

必須注意，孔門學習的形式靈活多變，並非如今天學子困在學校裡班房中才叫學習，即使現代學校的課外活動之學習，亦往往為一特定的教學目標而付諸某一特定的行動；孔門學子隨老師周遊列國，學生的學習乃隨一道成肉身之生命學習，從老師的一言一行，遇事反應中學習，同時孔子亦會隨機點撥，故學習的形式，實與生活緊密的結合，如：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矣濫矣。』」（衛靈公）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耜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微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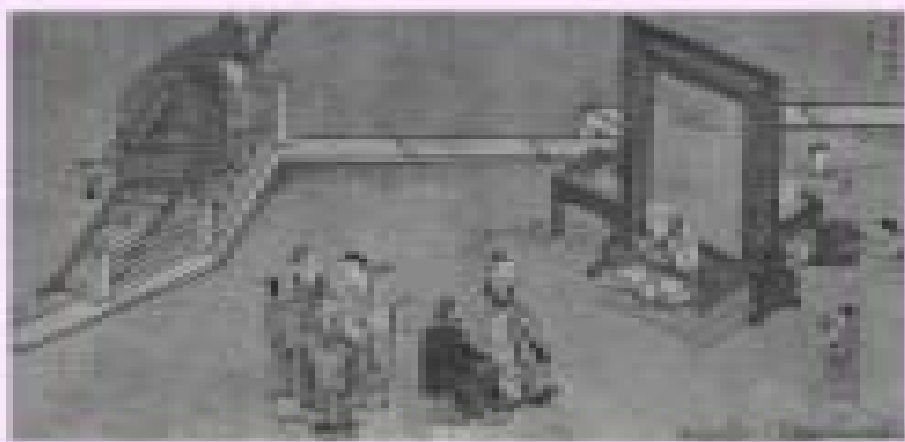
二：所學的對象

《論語》中，所學的對象繁多，文化典籍、人倫相處之道、道德修養無所不包：

1·文化典籍、詩書禮樂是《論語》之「學」中具體內容，如「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季氏）「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陽貨）「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學而）「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泰伯）

2·人倫相處之道，是《論語》之學的一個重點。

如何事父母、事君、交朋友……都是「學」的重點。如「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



孔子問禮圖

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學而）「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里仁）

再如：「師冕見，及階，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衛靈公）可見人倫日用的學習，是在生活的每一個細節，每一個層面的。

3·因此《論語》之「學」強調實踐，故孔子說：「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里仁）

4·詩書禮樂、人倫相處的學習，與修養息息相關，如：「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為政）「信」初步說是處人的原則，但它卻不是外在的規範，而是內在的要求，這就是修養。再如「不遷怒，不貳過。」（雍也）顯然就是修養的內容。

5·詩書禮樂、人倫相處學習，與修養的提升，同時亦蘊含智慧的增長。如：「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堯曰）「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亦可以無大過矣。」（述而）

三：「學」的要求／態度

《論語》對「學」的要求，或所要持的

態度，有許多方面，茲舉幾項較重要的內容如下：

1·貫通：不能貫通所學，即未能真切地把握所學：「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衛靈公）「子曰：參乎！吾道一以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2·反省：《論語》之「學」重視反省的功夫，如「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里仁）

3·敬：「學」要帶尊敬之心，認真的態度。「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學而）此敬在內，而顯於外而有所表現，若無此敬重之心，則所學不能固守。「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泰伯）此乃對所學所得的珍重心、尊敬心。「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專心一致，亦是敬之表現。「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泰伯）刻劃敬之心靈狀態。

4·誠：《論語》之「學」強調真誠地面對自己。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為政）

5·堅持：《論語》之「學」須畢生的堅持，

至死方休。如「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子罕）「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泰伯）「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泰伯）

6·近切：《論語》不求學子空言遠大的目標，而先在近切處用力，故很重視人倫日用，因這是常人最近切的事，在這些近切的事中，我們可以體會「仁」，故孔子說：「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陽貨）

7·不偏激：既然在近切處用力，《論語》之「學」不走偏激，不求標奇立異，如孔子言：「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為政）

四：「學」的目的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憲問）此章最能明言《論語》中「學」的目的，就是在於成就自己，而不在於追求外在的擁有或假象。

從另一個角度講，成己亦即是成仁、成德。「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述而）「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而成仁的過程，就是求道的過程，故曰：「朝聞道，夕可死矣！」（里仁）

編者按：本文節錄霍韜晦教授於一九九五年七月在法住學會舉行「禪燈」講座之講稿，今據錄音整理，發表前曾經講者審訂。

禪的思維

禪，可以開發你生命中潛存的創造力，因為禪可以使你開悟，而且一悟再悟。雖然，禪宗自立於教外，所謂「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稱為頓教法門，但所謂「頓教」，只是相對於漸教而言，在生命的突破上更為迅捷和簡潔，中間的轉化，就時間或歷程上說，始終因人而異，並無絕對的界線。人的成長是逐級升進的，人生的考驗不斷，超升之後可以再超升，所以人生之悟，大悟不下數次，小悟亦以百計，不可能一悟到底。

悟的過程，其實是人的思維不斷翻新和躍升的過程，所以，脫胎換骨者，不是更換你的形體，使你高大和強壯，而是提升你的思維水平。佛教也許是世界各大宗教中，最重視和最能提升人的思維能力的宗教。佛教認為，人必須要有「正思維」（「八正道」之一），意即要有正確和深刻的思維，纔能接收真理的訊息，纔能面對自己、反省自己、轉化自己，乃至教化他人，以一燈燃百千燈。不過，此中所謂思維，非如一般人所認識的來自西方的訓練，如思考方法或「Art of thinking」之類，因為這些訓練屬於理性層次或知識層次，教人如何作語言分析、邏輯分析、經驗分析、因果分析、系統分析、謬誤分析、論證分析、數字分析……等等。禪的思維不妨含有這些內容，但並非止於此處，為甚麼？因為禪的思維是有層次性的，屬於立體，不是只有理性或知識一層的平面；禪的思維是有內容，與生命成長有關，而不是形式的或機械的訓練，亦非純為解決問題，求取答案，而是使人成長。突破雖有階梯，但並無模式；禪的思維要針對不同的人，對不同的人施以不同教化，是有對應性的，所以要有各種手段，不能千篇一律，不能一個方法。禪的思維講究機鋒，因為電光火石之間，機遇可一不可再，所以不能只按本子辦事，變化尤其重要；但又要講速度，因為機會轉眼即逝。變化、速度之外，還要講效果，因為禪的教化是要通向開悟，而不是推理，導出新知識，此即非一般邏輯思考、科學思考能至。不過，禪雖非求取新知識，禪師的點化仍有一定的法度；能使學者一悟再悟，此即有其深度。

禪的速度

禪的思維可以訓練你的速度。因為禪培養你對事物的洞察能力和穿透能力。無論來者何人？舉者何事？禪師看他一眼便知關鍵何處。剎那之間，即有答案。

例如雲門禪師未開悟前，去見睦州和尚。睦州和尚以迅捷聞名，速度很快。雲門想入睦州禪房請益，睦州見他進來，一手把他胸領揪住，大聲喝問：「是甚麼？快說！快說！」

雲門被嚇得魂飛魄散，答不出半句，電光火石之間，已被睦州推了出去，大力把門關上。雲門心有不甘，第二晚再去，但囁嚅間又被趕出門外。第三晚，雲門決心一定要說出自己見解，但不知為甚麼，又被睦州搶了先機；正要

把他推出去，雲門大急，不管三七二十一，拚命把腳伸入門內。睦州不理，一樣把門大力關上。「砰」一聲，活生生把雲門的腳夾斷了，痛得雲門大叫。但一喊出聲，雲門忽然大悟。

「痛」和開悟有甚麼關係？邏輯上說不清楚。「痛」不是知識，不是概念，而是實存的感受。你不是雲門，你也無法代擬。你只能嘗試解釋：一腳在內，一腳在外，正如人在悟與不悟之間，自然痛苦。「痛」使你明白：你不可在中間！

這就是禪師的速度，不允許你慢慢分析。如果慢吞吞，半天也說不上話，便錯過。不過，速度並非只是行動上的迅捷，有時，行動不得其法，速度快亦無用。

禪的法度

不過，速度只是講快；若快而不恰當，沒有效，有甚麼用呢？快要快得準確，快要快得有效，使人應聲而倒，一擊即中，更無還擊之力。否則，若只有快，便如盲牛，一定撞板，反成笑柄。故此速度以外，更須法度。

在上述德山闖過山的公案，過山由頭到尾，安若泰山，冷眼任德山進出，如《西遊記》描寫的孫悟空翻不過如來佛的五指山，這便是法度，過山有其處事、回應的法度。現在我們再舉一公案：翠巖說法。翠巖在夏天為眾師兄弟說法，他們幾個都是雪峰門下。完結時翠巖問大家：

「我的眼眉毛尚在否？」

保福聽了便說：「作賊心虛！」反應頗快，很有速度，好像看穿了翠巖信心不足，即「堪破了」；

另一師弟長慶說：「生了！」

雲門最後只說一字：「關！」

此公案到此完結。初看來，翠巖好像謙虛，恐怕自己初登講壇，說得不好，請大家包涵，所以問問大家：自己的眉毛尚在麼？其實想深一層，翠巖為先師印可，能登法座，怎會浪得虛名？唐代祖師傳法，豈會無眼？若說翠巖信心不足，或隨俗謙虛一番，則未免看輕翠巖，更侮辱其師了。況且，在禪堂之上，又不是應酬、做生意，面對的是生命的成長，怎須講客套話？所以依何而說，此中便有深意，法度當在翠巖心中，他只是故佈疑陣。

翠巖的意思，其實是考問大家：說法說了一個夏季，你們得到多少？所以，表面上謙虛，實際上是考試，以退為進。保福明知翠巖意思，所以亦幽他一默，回應一句：「作賊心虛」，表面上是譏諷，實質上是肯定，以貶作褒，用來回應翠巖所問：即是說：「你自己也很清楚了，不用問大家了，你不是有主意的嗎？」剎那之間，機鋒已經轉了幾回；思維慢上半拍，便只有結舌，怎能回應？所以保福確有速度。另一師弟長慶答：「生了！」若明白保福之意，這便容易領會，長慶是承之作答，意思是：「不要擔心，眉毛生出來了。」

至於雲門則只答一字：「關！」「關」，可理解為大家的議論是多餘的，都是閒話，不要



禪的思維 —— 速

禪的思維講究機鋒，機遇可一不可再，速度之外，有

再說了吧，把話關了。為甚麼？因為說得出的都不是，不如不說。「關」亦可理解為禪關，誰人識得禪中意？過此關？雲門一字，毫釐不差，十分準確，一字便直入核心，將所有問答、所有聰明、所有分析、所有辯說、所有閒話、所有試探，都全部說透了，亦全部截斷了。一字如一劍，鋒利無比，一下刺入，斷盡妄情。誰可再加一字半句？這已不只是速度，更是以法度來支持速度。



圖：李澤文

禪就是要「殺人」，「殺人」就要在咽喉處著刀，所以速度必須賴法度支持。曹山以揮劍殺人聞名，有人問他：

「按劍者是誰？」意思是問曹山是誰？

曹山禪師答道：「曹山！」意即就是我。

那人再問：「你的劍能殺誰人？」

答：「殺天下人！」

再問：「如果遇到親生父母又如何？」

曹山答道：「為何猶豫？」意即是一樣照殺。

那人便說：「我下不了手。」

曹山答：「誰能奈我？」

那人說：「為甚麼不自殺？」

曹山答：「因為無地方落手。」

殺人刀不是真的將人頭砍下；就算真的殺人，其實亦沒有意思，因為殺的只是肉體，與生命何干？殺人者要殺的是人僵化了的思維，殺盡心中煩惱賊；殺盡之後，纔有新思維；有新思維，纔有新境界。所以殺人要有地方下手，不能亂殺一通，否則該殺不殺，該活不活，便害人不淺了。殺即是活，活即是殺，殺活自在，

維——速度、法度、深度

霍韜晦

不可再，速度之外，有一定的法度；能使學者一悟再悟，此即有其深度。

能夠自在便是法度。夾山善會禪師曾經批評石霜禪師「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但岩頭禪師則「有殺人刀，亦有活人劍」，可見殺活之間，不是隨便說的，使用起來，應有分寸，纔有自由。

禪的深度

不過，法度是有很多層次的：有些法度是邏輯的、語法的，有些法度是學術的、知識的，有些法度是社會的、風俗的，有些法度是情感的、人倫的，有些法度是自然的、天地的，有些法度是歷史的、文化的，有些法度是生命的、成長的，都不能平面化。現代人的毛病往往是平面化，以一孔見，蔽於一曲，便互是互非。現代人號稱開放、自由，好像比人類任何一個時代都「進步」，但從心胸、識見、修養、智慧上說，卻可能是最狹隘的，比人類任何一個時代都退步。究其原因，便是平面化。平面化者即生命沒有深度，不能撐起，亦不能挖深，結果天與地卑，山與澤平，夏蟲不可語冰，井蛙不可語天，只見樹木而不見森林，只知數量而不懂質素。

法度有不同層次，首先不能平面化，再進一步，便要貫通，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這便不是法度問題，而是有沒有打通各種層次的法度的智慧的問題，亦即深度的問題。能到此步，方知甚麼是創造力？和甚麼是突破？突破甚麼？正是要突破一切平面的法度對生命成長的封鎖，而出入無礙，可破可立，可有可無，可說可不說。若永遠只得一套，則永遠侷促，永遠一邊。禪宗名為「擔板漢」，眼睛只看一邊，卻以為世界就是如此。所以你在何處？如何創造？都成夢囈了。所以禪的思維，在速度、法度之外，更須有深度的鍛煉。

要有深度，在此之前，必先大死一次，使生命的習慣思維、平面思維、單向思維徹底死掉。韞光禪師問慧海：

「你知不知道自己怎樣生？」

慧海答道：「我未曾死過，怎知自己怎樣生？」所以每人都要徹底死一次，死一次而死不去，方能絕處逢生。正如人生路上，往往要付出慘痛的代價，纔會省悟。歐陽永叔的詞：「直須看盡洛城花，始共東風容易別」。人生之路，有許多階段，每一階段必須走盡；走盡了，纔能走過。如少年羈旅，縱狂任性，終要回頭；夫婦情好，恩愛無限，也會勞燕分飛。宋人蔣捷有一詞云：

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如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

同是聽雨，人生階段不同，生活經驗不同，心境也就大大不同了。從年輕時候的浪漫，到壯年的漂泊，到老年的蒼涼，一切皆已看透。洛陽的牡丹雖好，當看盡了，亦不過如是，還有甚麼可留戀呢？禪的思維也是如此，必須去到盡頭、去到絕地，纔能有轉機。可能你會死去，但若死不得，新生命便誕生。上文曾經提及曹山，曹洞宗第二代傳人，有一次遇到一僧人問他說：「學人通身是病，請禪師給你醫治。」

曹山說：「不醫！」

那人問：「為甚麼不醫？」因為佛教不是講慈悲的嗎？

那知曹山說：「就是教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這不是冷酷，而是必然如此。

人人都有他的執著，他的自以為是的法度，不容易放下；當受人批評時，更會全力反擊，結果愈來愈僵化，人生到此止步，不再突破，使人墮陷，往日之悟竟成今日之迷。所以不要停步，要走到它的盡頭；走到盡頭，纔知道往日所執的界線。「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有此徬徨、掙扎，兩邊不著，你纔會在痛苦中超升。

有一禪師聽了學生講了一番話，老師說：「你對」。第二個人出來，講了一番相反的話，老師亦說：「你亦對」。第三個人聽見，便說：「他們兩人的說話相反，為何老師說二人皆對呢？」老師又說：「你亦對」。這禪師是否鄉愿？還是一場糊塗？抑或是討好學生？還是有甚麼深奧的訊息傳遞出來？你能看到哪一層？便顯示你的思維的深度。人生往往就是只看一邊，做「擔板漢」，擔板漢怎能創造？只有被人譏笑。就是因為了解不足，或層次不高，被卡在中途。唯有把思維提升，纔能突破。

真正的禪師是速度、法度、和深度的化身。一般人只看到禪師的速度，卻不知道速度是由法度決定的，而法度則從深度來。你思維得愈深，你所建立的法度愈廣，縱橫出沒的本事（速度）也愈大。在別人看來，只感到高深莫測。例如前講說過的雲門斷腳的故事，雲門後來成為一代宗師，禪風精煉迅捷，回答問題，往往只說一字，稱為「一字禪」。一次，有僧問：「如何是一代時教？」「時」指佛陀說法四十九年，有不同階段，在不同階段中說出了不同的經典，稱為「時教」。如天台宗的「五時」，分別為「華嚴時」說《華嚴經》、「鹿苑時」說《阿含經》、「般若時」說《般若經》、「方等時」說其他大乘經、「法華涅槃時」說《法華經》和《涅槃經》，顯示一個義理升進，亦即生命成長的層級，都是依眾生的需要而設計。換言之，所謂「如何是一代時教？」意即佛陀在一生說法的生涯中，他的全部教法、各種經典，和其中義理的安排，究竟代表了甚麼？說了甚麼？我們應該如何了解？

雲門答：「對一說。」只說三字，甚至可約為一字：「一」。甚麼是「一」？從法度觀之，「一」可通於不同層次。首先，「一」指絕對、真實、道體，如月印萬川，無論千言萬語，各種方式，都不過是說此不可說的道體；

言在於此而意在於彼，萬變不離其宗。「一」即「宗」，「宗」即「一」，這正是你要得到的，故為「對一說」。由此再進，所有逗引的話語、音聲、意象、動作……內容千門百戶，其實說了等如沒說，做了等如沒做，與「一」全不相應，但都是對著這個「一」而說；此為「一」的第二義。

第三，由於佛陀說法時針對不同的情境、不同的具體對象，故「一」者即指這個具體情境（particular situation）或具體對象（particular one）而言，於是有教化之工具義。

第四，所謂具體情境或具體對象，非指某件事情或某個物事，如「麻三斤」的麻，或「庭前柏樹子」的柏樹，而是指受教之人，此人正是需要如此啟發。所謂「一」者，便指此人（particular person），答案為他度身訂造。

第五，禪門教化，所有話語、所有方式、所有情境、所有對象，依上文說，都指向人心，令你開悟，至少使你獲得啟發。所以一切教法，說「A」是真，說「非A」也是真，說「A」及「非A」又是真，說「非A」及「非非A」亦是真。怎樣說都是真，說與不說亦是真，全都可以肯定。所以這個「一」，只是「信手拈來，無有不是」。

第六，所謂「一」者，即是以上五者，一即五、五即一，或更可開列為多，而所有的「多」都可歸宗為此「一」，換言之是通於一切法度，而存乎一心。這就看到「一」的深度，隨禪師之禪心而徹上徹下。由此可見，雲門的「對一說」三個字，便代表了禪宗的教化哲學。

雲門的「對一說」獲得雪竇禪師的高度讚譽，雪竇頌曰：

對一說，太孤絕，無孔鐵錘重下楔，
悶浮樹下笑呵呵，昨夜驪龍拗角折。別！
別！韶陽老人得一概。

（《碧巖錄》公案十四）

韶陽老人指雲門，如此孤絕，為甚麼仍只得一概？因為一概即是全概，全概便是一概。但是，如果機緣未至，哪又如何？所以又有下一個公案：

有僧問雲門：「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如何？」意思是當下時機未到，條件未備，來者亦未成熟，哪應如何呢？雲門答：「倒一說」，與「對一說」只差一字。何謂「倒一說」？雪竇頌曰：

倒一說，分一節，同死同生為君訣。
八萬四千非鳳毛，三十三人入虎穴。別別，
擾擾忽忽水裡月。

（《碧巖錄》公案十五）

既然機緣未備，那就不妨擾擾忽忽，隨便說說，隨便說說其實就是直說，直說其實就是亂說，亂說其實就是照實說，為甚麼？因為一切話語在禪師心上都是真理的「一節」，這叫做「倒一說」。這就是深度：無論來者何人？程度怎樣？都可與他同死同生。「同死」即把過去的迷妄的生命一刀砍了；「同生」，我們一起開悟，一起得到新生。這不是禪宗中人的最大的慈悲了嗎？

（編按：本文略有刪節，全文請參閱《禪——創造者的哲學》，頁168-183）

喜
耀
生
命

人生 不要以為獲得一個專業資格就夠了，也不要以為事業成功就可以滿足，即使你擁有全世界，你還欠缺甚麼？

人生 總有起伏，總有逆境。如何過關？如何突破？即使你是領袖，還可以再提升自己。

一個非一般的課程，只有親身體驗，才能得到。十年歷史，學者無數，包括企業家、律師、醫生、教授、工程師、會計師、教師、商人、家庭主婦、學生……

100% 成功！100% 突破！
「喜耀生命」共五天三十小時，名額有限，決不濫收，請早安排。



二〇〇三年課程：
第86期：九月二十四至二十八日（第86期以普通話講授）
第87期：十一月十九至二十三日

時間：一連五天，共三十小時
星期三至五 7:00pm-11:00pm
星期六 2:30pm-10:30pm
星期日 9:00am-7:00pm

地點：香港分部：上環干諾道中130-136號誠信大廈二樓（地鐵站C出口上蓋）

學費：港幣三千八百元（凡於開課前一個月的25號或之前繳交學費，可獲九五折優待。）

支票抬頭請書：「佛教法住學會有限公司」，並予以劃線。

查詢：2760 8878 曹小姐

備註：報名前，請先詳閱「入學須知」。



牢騷不能救你

霍韜晦 開示
曹秀容 記錄

人物：馮金，商人，已婚。挫敗多，懷疑心強，曾看心理醫生，不認為有幫助。

馮金：上師，您剛才讓我有機會發了一些牢騷，頗痛快。

上師：你有很多牢騷要發嗎？

馮金：有很多。

上師：那表示你過去的生活不順利，失敗經驗多，覺得世界對你不公平，是不是啊？

馮金：對呀！

上師：那你怎麼辦？

馮金：我會盡量保護自己。

上師：保護自己的人就不會開放。你開放嗎？

馮金：不開放。

上師：你覺得世界對你不公平，你又不開放自己，你一定有許多埋怨。

馮金：對呀！

上師：這對你不好啊！你一味埋怨，不能解決問題；你不開放，更不能看清楚。

馮金：怎樣解決啊？唯有發些牢騷，讓自己紓緩一點。

上師：你看到沒有？你有牢騷卻要人家來聽，那麼你對人不公平了。你沒想到人家聽你牢騷，也就是一種對你遷就、同情、支持的表現？在這個世界上，誰願意聽你發牢騷？街上的人聽嗎？不認識的人聽嗎？

馮金：家裡人和員工，有時會聽我。

上師：所以你明白了：家裡的人因為是你的親人，員工是你的員工，不聽也沒辦法，所以他們心裡也有委屈。你想到他們有委屈嗎？

馮金：肯定有啊！

上師：那麼你為甚麼要家裡的人和你的員工受你的委屈呢？他們願意分擔你的牢騷，你有沒有感激啊？

馮金：所以我對他們特別好啊！還有那些聽我講話的員工，我就對他們特別好。

上師：不對！你把這個看成交易了。如果你真的對他們好，就不要在他們面前發牢騷。你這樣會給員工很大的壓力，你知道嗎？

馮金：為甚麼呢？

上師：因為他們是你的員工，所以沒辦法不聽，不然他沒有工作了。所以你是抓著人家的弱點，要人家聽你發牢騷了。他們只有承受你的壓力。

馮金：那麼，上師，你以為應該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呢？

上師：減少發牢騷，多聽人講話；你要講自己的時候，也要給機會去聽聽人家，要交流，不要單向。交流就要兩方面，要尊重對方。要人家尊重你，你首先要尊重人家。

馮金：你尊重人家，你誠心對人，不見得每個人都誠心對你……

上師：你不能要求別人誠心對你，你只能要求自己先誠心對人。你不能在街上抓一個人來：「請你尊重我。」不可以啊！所以，你便要看到自己，

先要求自己改善。

馮金：今天為甚麼我來請教你，就是這個原因。

上師：這樣很好，要有一個學習的心，不要把問題推給人家。其實，人受了一點傷，曾經失敗過，不要緊，不要因此大發牢騷；那樣只有把事情弄壞。

馮金：當有牢騷的時候，怎麼處理？

上師：修養！是你沒有修養才化解不了自己的情緒，要找人來發洩！牢騷不是要發給人看的呀，這只有暴露自己的不足。再者，每一個失敗的人、受了挫折的人，就找人發牢騷，那麼誰要聽呀？誰有義務承擔你的牢騷？誰要承擔你失敗的原因啊？這樣不會解決問題的。牢騷不能救你，反而把身邊的人都趕走。所以你不要放縱自己。情緒要靠自己控制，問題要由自己面對。先學點修養吧！

馮金：但修養從哪裡開始呢？

上師：從反省開始。

馮金：反省甚麼？

上師：反省你自己為甚麼向人發牢騷？

馮金：我不發（出來），豈不悶死？

上師：你為了怕自己悶死，便隨意向人發，這公道嗎？你說世界對你不公平，但你對人也不公平啊！

馮金：……

上師：還是好好地檢討自己失敗的原因吧。只有這樣，你才能心平氣和。

馮金：是。多謝上師。

星喜五年 —— 記第三屆獅城喜耀文化之夜

新加坡特刊記者



霍會長致詞

「喜耀生命」到新加坡創辦，已經五年，今天晚上，就是所有上過喜耀生命課程的同學，為了總結他們的學習，為了證明他們的成長，為了引證他們所聽到的訊息，為了愛護他們的家庭和事業，也為了新加坡美好的將來，特地集合全體力量，主辦一個盛大而隆重的晚會，作為紀念，也作為匯報，意義十分重大。

「喜耀」是成長的旅程

各位嘉賓，也許你不知道「喜耀生命」是甚麼？許多人讀過喜耀同學的故事，有些似乎很神奇，因此懷疑這個課程是不是有魔術？是不是催眠！是不是宗教？甚至是不是邪教？我可以告訴諸位，完全不是這樣。「喜耀」與其說是一個課程，不如說是一個成長生命的旅程，它要求你學習，要求你鍛煉，要求你成長，其中的方法有很多，但絕對沒有空談理論。

不過，喜耀能有這樣大的力量，當然有它的理念，那就是喜耀的文化，我稱之為生命成長的文化，集合一切古今中外能使生命成長、進步的文化。

把理性外用的目光收回來

這一種文化，和現在我們所熟悉的科學、技術、制度、規則很不同，科學技術、制度、規則雖然創造了現代文明，但同時桎梏了生命，思考雖然很理性，但都是向外用，努力增加權勢和擁有，不斷為生存競爭，其實是死亡競賽，因此生命完全得不到安頓，每人都保護自己過甚，因此都不懂得和別人相處。生命追求甚麼？完全不知道。

在這個人人都沒有安全感，人人都在拚搏的時代，有必要重新審視我們的文化，這可以說是學術界的工作；不過，「喜耀生命」已經過了這一階段，我們從生命的成長中知道知識的局限，光作學術研究的局限，人唯有把學問回歸自己纔真正得益。「喜耀生命」能不能把人類理性外用的目光收回來？從另一進路去發掘生命，體會生命的秘密，以挽回現代人因科學主義、自由主義、理性主義所造成的混亂與虛無？也許日前還不可以，但我相信，它所發出的聲音，一定會得到所有有緣參與的人的回應，進一步在社會中產生迴響。

星喜五年，希望是一堅實的台階！

八月十九日，第三屆「獅城喜耀文化之夜」假新加坡海皇歌劇院舉行，宴開八十九桌。

宴會承蒙上師、總導師和導師們，以及香港第十二屆喜耀生命高階課程部分同學，和本地社會賢達如：魏維賢博士、馮仲漢先生、李秉萱先生、王賢仁先生等以及來自馬來西亞的施錦福先生等撥冗出席，實屬難得機緣。

在現今社會動亂、風暴間歇不斷的年頭，上師的獻辭（編按：見左）無疑給現代人敲了警鐘，叫人重新整裝上路，更喚醒喜耀同仁要更積極地學習成長。為表達對上師多年教誨的感激，籌委會特別把新加坡名書法家許夢豐先生所書「誠敬喜悲」的字畫贈予上師。

五年的收穫

今年正值新加坡「喜耀生命」課程開辦的五周年紀念，為此，籌委會製作了一張光碟，記錄了新加坡喜耀同學的體會及個人、家庭、事業以及人生道路上的心路歷程。另有特刊《星喜五年》帶我們回顧新加坡「喜耀」的發展，還有多位同學親筆撰寫自身在「喜耀」教育下成長的經歷，見證了新加坡「喜耀」的成果。



華樂表演

晚會的節目也比往年緊湊：除了兩個大型劇目—《陽明悟道》及《達摩傳心》，還有華樂演奏、小組合唱。香港「喜耀生命」高階同學欣然應邀呈獻《達摩傳心》祝賀新加坡「喜耀」，不僅讓兩地「喜耀」同學能共聚一堂，也是一種交流。兩劇帶出悟道、求道——只要心不動，心堅定，就無所畏懼，能過關，就是見證！

小組合唱呈獻了曲曲動聽的性情之歌：〈成長的路〉、〈你要感謝誰〉、〈亙古的秘密〉和〈法住會歌〉。歌聲中蘊涵幾許感激之情、堅毅之志；抒發了對遠古的無窮嚮往，及對未來的期盼與承擔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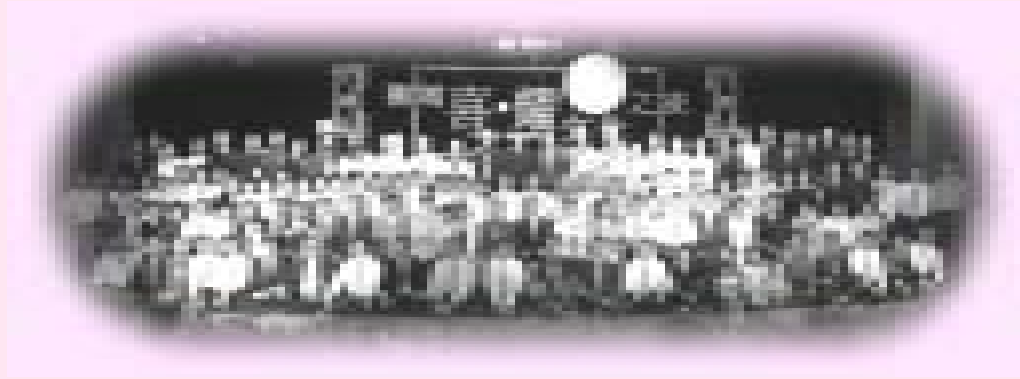
讓喜耀之光流傳

晚會的高潮是由上師主持的「傳燈」儀式。炯炯燈火，是法住同仁和喜耀同學熾熱的心和殷切的懷抱，希望能把中華文化傳承下去，讓性情之教廣泛播種！燈火相傳，滿室溫馨，人與人之間只要願意打開心，心中的善自然流露，沒有了距離，因為每一盞燈，要照亮漫長的黑夜，要燃燒自己，融入「法住」的理想——守護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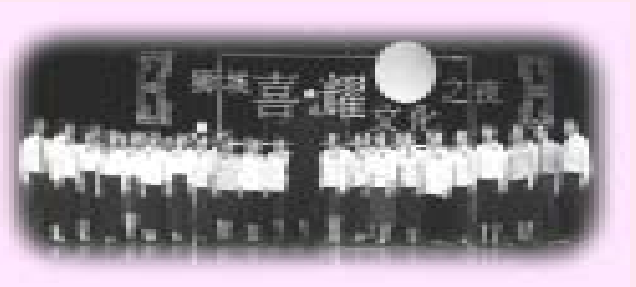
最後，來賓在「永遠都是愛」的歌聲護送下，帶著一顆溫暖和光明的心，帶著歡笑回家，期待下次再見。



傳燈



大合照



獻唱性情之歌



讀書人的守道精神初探（下）

謝家敏（法住文化書院研究生）

三、明清之際讀書人面對的時代

明末清初之際，中國社會處於劇烈變動中。明初因宰相胡維庸造反，明太祖從此廢除宰相，並要以後的子孫永遠不准再立宰相，由此，相權改由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負責，六部首長各不相屬，連同都察院、通政司、大理院等政府諸長官全成平列，上面總其成者是皇帝，這樣，一切大權就集中到皇帝一個人身上。萬曆中年以下，皇帝不問政事，宦官專權，政出私門，宦官及其黨羽貪婪專橫、無惡不作，乃至白日搶掠、賄賂公行，貪贓枉法不避他人耳目，造成政治極端腐敗，宦宦、豪強對人民敲詐勒索，使民怨載道，加上荒年，百姓生活苦不堪言，要以榆皮石塊為食，最後叛卒、驛夫、饑民結夥群起成流寇，他們後來更反抗朝庭，李自成帶兵於崇禎十七年攻入北京，使到本已混亂的局面更加混亂。內部如此疲弱，一直在虎視眈眈的滿清軍隊乘虛而入，清軍在吳三桂的協助下入關，佔領了全中國。

四、明清之際讀書人的守道精神

明末清初的讀書人深受亡國之痛，面對著巨變中的時代，他們都能夠表現其貞潔、有氣節的人格。事實上在明代，一個政治非常黑暗的時代，讀書人尤重氣節，例如方孝孺在明成祖篡位自立為王後，拒絕替明成祖寫詔書招攬讀書人，被成祖施以酷刑，但方孝孺守節不屈，死不從命，結果被誅殺十族。方孝孺之後繼起的讀書人，如楊漣、左光斗，出身東林書院，天下學者都十分敬重他們，因為他們堅守氣節；平時講學，都以氣節互相激勵，與當時的宦黨魏忠賢等抗爭，所以最後遭受殘酷的刑罰而死。雖然他們在現實上無法改變大局，但他們的氣節卻感動、呼喚著後來的讀書人。

到清兵入江南，清政府「一面公開政權作實際讓步，一面厲行薙髮令，要中國士大夫內心承認一個文化的屈服」（錢穆，《國史大綱》，頁849），很多讀書人奮起反抗，參加了武裝抗清、擁立南明政權的活動，其中有進士黃淳耀等死守嘉定孤城，陳子龍等起兵松江、顧炎武等起兵崑山、王夫之等舉兵衡山、黃宗羲治兵餘姚山中，他們都大義凜然、寧死不屈，但可惜最後也不能成功。南明政權覆滅，這些讀書人多以明遺民自居，不只是出於對前朝的效忠，更顯示其對自身文化的付託與堅貞。

這些讀書人或殉節、或出家、或創立書院、講學鄉里、或躬耕自食、或著述不輟，雖是各走不同的路，但他們都顯示了刻苦、堅貞、強毅、篤實、博綜之治學為人風格，「他們堅貞之志節，篤實之學風，已足以深入於有清一代數百年來士大夫之內心，而隱然支配其風氣」（錢穆，《國

史大綱》，頁852）。

守道乃是用整個生命去守，明清之際很多讀書人就是以其生命作道之見證與繼承。劉宗周便是其中一個代表人物，他曾多次以直言勸諫皇帝，由於建議不合皇帝之意，被削職為民，而不久又再次被皇帝召用，雖然他得不到皇帝的重用，但他仍然十分關心國事，時常對政治上的弊病向皇帝報告，皇帝雖然欣賞他的為人，卻沒有接受他的建議，更有幾次聽了他的直言而大怒，最後又革他的職為民。可見劉宗周的耿直、剛正不阿的人格。到了清軍攻下南京，接著浙省亦降，劉宗周慟哭曰：「此余正命之時也。」門人以文山、疊山、



東林書院

袁閻故事言，劉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削籍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僕在懸車，尚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今吾越又降，區區老臣，尚何之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為存亡，獨不當與土為存亡乎？故相江萬里所以死也。世無逃死之宰相，亦豈有逃死之御史大夫乎？君臣之義，本以情決，舍情而言義，非義也。父子之親，固不可解于心，君臣之義，亦不可解于心。今謂可以不死而死，可以有待而死，死為近名，則隨地出脫，終成一貪生畏死之徒而已矣。」最後絕食二十日而卒，（參看《明儒學案》卷62〈戴山學案〉，頁1511）以身殉道，他並非消極的離開人間，而是以身隨道之往以俱往，抱道而入於永恆世界，他的死乃是酬國家文化之恩澤，而無愧於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之問，雖然明知不能改變現實，或扭轉敗局，但仍忠貞貫徹，守至最後一刻，無視於死亡。他的氣節乃是一以身守道、與道共存亡之精神。

劉宗周的學生黃宗羲也承繼了傳統讀書人的守道精神。黃宗羲在年少時已深受父親黃尊素忠貞正直的人格所影響，父親最後被害受酷刑冤死詔獄中，他決要為父親洗雪冤情。父親死後二年，黃宗羲在袖中暗藏鐵椎赴京城為父訟冤，在公庭對簿時，以暗藏在袖中的鐵椎捶打當年陷害父親的宦官，最後朝廷判定曹欽程等人的罪狀，黃尊素等被閹黨陷害的冤情於是大白，

黃宗羲之後在詔獄門前設祭，痛哭不已，觀者莫不深受感動，明思宗聞知以後，讚嘆他為「忠臣孝子」，感於他的忠孝並沒有追究他殺、傷人之罪。

之後，他稟承父親之遺命求學於劉宗周，所以劉宗周的殉節對他有很大的刺激，黃宗羲不單受他老師之精神、人格感召，加上他身歷家國的變亂、顛沛流離，使他對道德氣節有更深的體會。明朝覆亡後，黃宗羲對國家民族的關切之情並沒有改變，他專心從事講學著述的工作，對儒學的學術思想史與社會政治歷史作深刻、全面的反省與批判。一方面重申儒家以天下為己任的經世致用精神，力持師說，對應當時空談心性的學風，提出學問必須以六經為根本，並十分重視慎獨修身的工夫。另外，他以其對政治事務的明睿之智撰寫了《明夷待訪錄》，對歷代、尤其是明朝的政治制度作根本的討論與批判，並提出民為貴與天下為公的政治理想。由於黃宗羲的博學多聞，在他晚年時清廷曾徵召他、又禮請他修史，但他也堅決不出，不得已才派弟子及兒子參訂史事。他的高風亮節，及對政治哲學的反省對後來讀書人有很大的影響，繼承著儒家讀書承先啟後的守道精神。

與黃宗羲同時期的顧炎武亦是一個氣節之士，他曾說：「人人可出，而炎武不可出」，終身不仕。他對讀書人空談心性，遠離現實，學問與生命分裂，導致文化衰落，禍延國家民族的情況深惡痛絕，故他持學的精神首重實務，認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提倡「通經致用」，要將學問回歸生命、回歸現實，重新挺立儒者本有的承擔精神。

至於王夫之亦在復國無望後便苦隱於山林，居瑤峒不出凡四十年，竭力著述以終其生。他的隱居不是只為保持自己的清潔，而是處天崩地坼、回天乏力之境，倡學救世、通經致用，「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苦心孤詣，著書立說，藏諸名山，以待後人。

五、結語

儘管讀書人的守道在具體表現上各有不同，或殉節、或出家、或創立書院、講學鄉里、或躬耕自食、或著述不輟……但他們的守道精神都表現在其生命、其人格，守道的精神就是從他們的氣節、對國家民族文化之大情與承擔，乃至對後世人民的啟發與關懷彰顯出來。縱使在明清之際，讀書人的氣節在現實上無法改變當時的局面，但在歷史中，他們就是以生命來證明其操守、證明其人格，用自己的生命來洗擦歷史的污垢，見證了信念的真實，所以這些人都是證道式的人物，就是中國人實踐自己文化理想的見證，以至民族文化得以連綿不死的原因。（完）

記喜耀書屋參與香港書展

本刊記者



攤位的陳設

喜耀書屋參加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香港書展，攤位在主場樓層，書種及其他產品品種遠較以往豐富。霍會長的最新著作《霍韜晦講·六祖壇經》及《喜耀禪話(四)》，同時於展場推出；此外，霍會長主講的領袖學CD系列換上新設計的包裝，不但設計獨特，而且十分精美。

到喜耀書屋攤位參觀的讀者，有熟稔的同學、會友，有特地到訪的忠實讀者，更多的卻是首次接觸法住的新朋友。這些新朋友往往驚訝於香港這彈丸之地，竟有一個集文化、教育、學術的有情天地，對於法住同學的推介和分享，讀者往往願意用心聆聽、交流，有時甚至一談就是一小時，氣氛融和而愉快。



法住研究生向讀者推介刊物

提倡性情文化、關心生命和家庭的《性情文化》雙月刊是這次書展的重點推介項目。在展覽桌上，第一至第八期的雜誌整齊地羅列著，一如高樓大廈的建築模型，引來不少人注目。在同學的推介下，許多讀者都對每期不同的專題很感興趣，即場訂閱或購買。

參與這次活動的同學，非常難得，有的請假來幫忙；有的卸下自己的工作，便立刻趕來，不計較自己大汗淋漓，穿越擁擠的人群，換上學會的T恤，便立即便投入自己的崗位。同學無論是在書攤外邊傳遞學會信息，或是在書攤中與讀者分享，都顯得十分投入，十分熱烈的，有讀者不禁奇怪地問：「你們都是義務的，怎會這樣的熱心？」

參與書展活動，其實是學習，也是考驗。學習如何待人接物，考驗我們對生命成長的信息能吸收多少，能表達多少。

霍會長也蒞臨攤位，遇有讀者提問，索取簽名，他都欣然答允，當工作人員邀請會長與在場的所有同學合照留念時，各同學都一擁而上，開開心心的拍下了一張大合照。輕鬆了一會後，大家又很自然的投入原本的崗位去了。

這一年的書展結束了。同學都期待來年的書展會有更多、更好的出版及突破。



霍會長到場鼓勵打氣

希望更多人得聞生命成長之音

馬曼雲（第四屆「喜耀」少師精進班）

這次是我第三次參與書展工作。但今次比以往更投入、更振奮。今次，從首日的場地佈置到書展終結，收拾物資，我都全程參予。全程投入書展活動，是因為這是我應該做的事。

過程中，我落力的派《法燈》，用笑容及說話去接引讀者，身旁的同學說我很有衝勁。

我還體會到活學活用的妙處。記得那晚，上師在「生命平台」課堂上說：「人一生有四本書定必要讀：一是《論語》、二是《老子》、三是《史記》、四是《壇經》。」又說《壇經》是唯一一本由中國人自己所寫成的經書，而且很淺白，一般人看了也明白，有智慧的人看了，更驚歎經中蘊藏的智慧深不可測。完課後，我趕回書展當值，上師新出版的《霍韜晦講·六祖壇經》也剛好趕及於書展登場。於是我便借老師在課堂的話，作為介紹的內容。人們聽了都對該書很感興趣，部分更即場購買。

今次書展參與的同學較往年多，我也感受到同學們都非常齊心、非常落力去推介，大家全力以赴作戰到最後一刻。書展完結，同學們齊心將物資入箱、搬運。還有同學盡最後努力，將剩餘的單張派發到各參展攤位的工作人員手上，使我體會到同學們全心的付出及彼此間團結的力量。

今次感受到自己數年的學習，在不知不覺間對道理深化了，感受到道理的真確性，內心就更有動力。我希望能透過派《法燈》、推介書籍及CD來接引有緣人來法住讀書，使更多人得聞生命成長之音。



戰線在哪裡？

陳海曙（第三屆「喜耀」少師團）

今年書展，喜耀書屋的攤位在主流書商的樓層，在宗教與流行讀物的攤位之間，頗為有趣。香港市民蜂湧進場，流行小說，愛情小說之攤位附近，簡直水洩不通。

參與書展的活動，為書展的來賓推介那麼有意思的出版物，是我們學習的機會。我們從中學習付出、學習修養、放下自我，在處人處事中、在工作中學習，這正是法住精神。

群眾的質素，以及參與的同學的質素，完全不能假裝。這正是考驗我們平日讀了多少書、對生命成長的信息吸收了多少的時候。無論來者是有心人，還是抱遊玩者的心態，我都沒有鬆懈，因為問題不在外在對象，而是自身有沒有付出最大熱誠，這其實是很清楚的。

從另一方面講，不同攤位，代表不同之價值取向，既然我們的文化那麼有價值，我有時會以爭取群眾之認同為任，故此內心不自覺生出一種競爭的心理。彷彿書展場地成為了一個烽煙四起之戰場，流行的文化、淺俗的文化、精緻的文化、生命成長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在角力，群眾就是像是我們的計分牌，每位來賓之一個微笑、一下皺眉皆牽動我熱切的心。來賓為性情文化感動，我固然歡喜；更多的時候，卻苦於群眾之不了解、不去了解、不屑了解寶貴的傳統文化。百般感慨，在我們與流俗之間那條隱約的界線似乎更加明顯了。

然後，我聽到內心的另一把聲音。

那聲音叫我不不要誤認了戰線所在！那把聲音，互常於我的內心，告訴我要去克服的，不是現實的敵人，而是自己的軟弱、猶豫，是自己的愚昧、執著，是拖住自己不能向上成長之無明，那裡纔是戰線所在。世界本是光明的，黑暗只因我們內心的畏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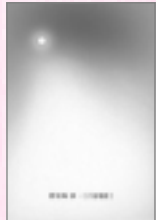
法住出版社

隆重推出

霍韜晦教授 最新著作
禪學三書

霍韜晦講《六祖壇經》

—— 詳解·精解·確解·遍解



霍韜晦教授於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前後，兩次開講《壇經》，均哄動一時。霍教授講經素來十分通透，立足於文獻、歷史、哲學多層進路，不但抉發佛家各宗教義，而且深入生命，處世與修養，求道與實踐，學術與文化，均如理疏解，能發前賢所未發，妙義無窮。現據兩次錄音採記為一冊。本書之出版，肯定為千年以來《壇經》之疏釋史立下一個里程碑。你又焉能錯過？

禪——創造者的哲學

甚麼是禪？意想不到的話語，引人入勝的公案，特立獨行的人物，使你神馳，使你甦醒，使你超升。

禪，其實是創造。當你的事業已到頂峰，當你的人生卡在兩難，你還能突破嗎？禪將給你啟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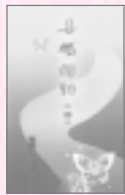
本書綜合歷史、文獻、語言、哲學等進路，為你重描禪的面目。既有客觀的論述，如對禪的歷史，禪的語言，禪與東西文化的關係，都從一個歷史與哲學的高度來評介，加深你對禪的了解；但亦有禪對生命成長的塑造，禪對成為領袖的啟發，對你的思維、你的素養、你的突破，提供借鏡。語言深入淺出，直達堂奧，為學禪者所必讀，不學禪者亦應讀。



喜耀禪話（四）

一系列發人深省的故事，就在你和我的身邊，非常熟悉，但又很無奈；不甘心，卻又沒有辦法。像中了蠱，蠱蝕你的靈魂。在歡樂和成功的背後，也有失落、痛苦和掙扎。但你看，他們在智慧的上師的啟發下，如何解開心結，重獲光明。

現代人的禪，現代人的新生。百讀不厭。



當代文化批判（粵語版）（CD）

本講乃霍韜晦教授於法住學會廿一周年會慶之專題演講。霍教授本其深湛之中西文化學養，對生命成長之體會，以深入淺出之方式，帶你在極短之時間內深入了解當代四大思潮：「科學主義」、「自由主義」、「理性主義」、「後現代主義」的來龍去脈；助你看清這四大思潮如何令知識、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領域陷入平面化、使社會日趨虛無化，導致現代人之精神日漸萎縮。你一定能從講演中，得到啟發、得到智慧，明白當代社會文化的病並能生起勇氣超越之，如此難得之講演，你豈能錯過？



最新普通話系列

《易經》領袖學（普通話版）（CD）

本講為霍韜晦教授應新加坡中小型企業分會之邀所作之演講錄音，深受企業家歡迎。精辟通透的智慧，深入淺出的講解，令你在這變化莫測的時代中開啟智慧，成為領導群倫，出類拔萃的領袖。首先推出：〈乾〉卦——領袖的質素、〈大有〉卦——偉大的事業如何達致？、〈觀〉卦——成功的領袖，萬人仰望



《孫子》兵法與市場攻略（普通話版）（C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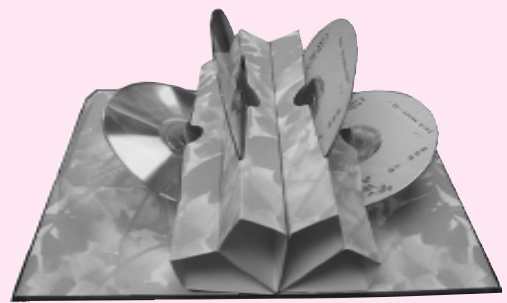
《孫子兵法》蜚聲中外，為世界上最偉大之兵學經典，其影響力不限於軍事，更廣及政治、經濟、外交、管理及人才培訓。

踏入二十一世紀，資訊瞬息萬變，作為企業領袖與業務主管，如何指揮統屬，料敵機先、開拓市場？或內斂一步，了解自己，充實自我，提升智慧，都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本套錄音選其精要，開顯《孫子兵法》之奧秘，適合企業主管、領袖及創業者修讀。能夠得到明師一言，勝讀十年書，千萬不要錯過。



最新包裝
嶄新設計



今時今日，香港人需要的一本刊物

十月一日出版 敬請留意

霍韜晦講《論語》

情理研究室
勞振威

專題（二）：複製人
曹宏威 史文鴻 潘國靈

專題（一）：廣告文化
麥成輝 馬傑偉 鄧志祥 袁尚華

卷前語：消費社會與廣告文化
霍韜晦

第九期《性情文化》雙月刊

送《性情之歌》CD，全港獨有現凡訂閱/續訂《性情文化》雙月刊，將獲贈由霍韜晦教授作詞，黃鐘先生譜曲，喜耀合唱團獻唱的《性情之歌》CD一張。聽性情之歌，可啟迪心靈，闔家歡喜，萬勿錯過。

一本讓你感受愛與光明的雜誌

法住出版社：香港九龍觀塘興業街20號聯合興業工業大廈12樓 電話：(852) 2760 8878 網址：www.xingqing.org 電郵：publish@dbi.org.hk 喜耀書屋：香港上環干諾道中130-136號誠信大廈二樓（地鐵C出口） 電話：(852) 2760 9898 經銷處：喜耀書屋、樂文書局、文星圖書、商務印書館、三聯書店、中華書局 新加坡分部聯絡處：1 Siglap Road, Mandarin Gardens, #04-11, Singapore.

功德錄

二〇〇三年七月二十一日至八月二十日

捐款

功德箱 \$7,860
林楚豫 \$1,000

《法燈》訂閱表格

姓名：_____ 電話：_____

地址：_____

請在適用處加上 ✓

本港訂戶： 12期：港幣130元 24期：港幣240元

（除香港外，其他地區一律為海外訂戶）

海外訂戶： 12期：美金36元（或港幣220元）

24期：美金62元（或港幣410元）

劃線支票抬頭請書：「佛教法住學會有限公司」
"The Dharmasthiti Buddhist Institute Ltd."

表格請擲回：香港九龍觀塘興業街20號聯合興業工業大廈12樓
12/F UNION HING YIP FACTORY BLDG, 20 HING YIP STREET, KWUN TONG, KLN.



法住機構

佛教法住學會·法住出版社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六 10:00AM~9:00PM
週日 12:00PM~5:00PM

法住文化書院·喜耀書屋
香港中醫專業學院暨門診部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六 10:30AM~10:00PM
週日 休息

歡迎蒞臨